紅樓夢/第029回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第二十九回　享福人福深還禱福　痴情女情重愈斟情

話說寶玉正自發怔，不想黛玉將手帕子甩了來，正碰在眼睛上，倒唬了一跳，問是誰。林黛玉搖著頭兒笑道：“不敢，是我失了手。因為寶姐姐要看呆雁，我比給他看，不想失了手。”寶玉揉著眼睛，待要說什麼，又不好說的。

一時，鳳姐兒來了，因說起初一日在清虛觀打醮的事來，遂約著寶釵，寶玉，黛玉等看戲去。寶釵笑道：“罷，罷，怪熱的。什麼沒看過的戲，我就不去了。”鳳姐兒道：“他們那裡涼快，兩邊又有樓。咱們要去，我頭幾天打發人去，把那些道士都赶出去，把樓打掃乾淨，挂起帘子來，一個閒人不許放進廟去，才是好呢。我已經回了太太了，你們不去我去。這些日子也悶的很了。家裡唱動戲，我又不得舒舒服服的看。”

賈母聽說，笑道：“既這麼著，我同你去。”鳳姐聽說，笑道：“老祖宗也去，敢情好了！就只是我又不得受用了。”賈母道：“到明兒，我在正面樓上，你在旁邊樓上，你也不用到我這邊來立規矩，可好不好？”鳳姐兒笑道：“這就是老祖宗疼我了。”賈母因又向寶釵道：“你也去，連你母親也去。長天老日的，在家裡也是睡覺。”寶釵只得答應著。

賈母又打發人去請了薛姨媽，順路告訴王夫人，要帶了他們姊妹去。王夫人因一則身上不好，二則預備著元春有人出來，早已回了不去的，聽賈母如今這樣說，笑道：“還是這麼高興。”因打發人去到園裡告訴：“有要逛的，只管初一跟了老太太逛去。”這個話一傳開了，別人都還可已，只是那些丫頭們天天不得出門檻子，聽了這話，誰不要去。便是各人的主子懶怠去，他也百般攛掇了去，因此李宮裁等都說去。賈母越發心中喜歡，早已吩咐人去打掃安置，都不必細說。單表到了初一這一日，榮國府門前車輛紛紛，人馬簇簇。那底下凡執事人等，聞得是貴妃作好事，賈母親去拈香，正是初一日

乃月之首日，況是端陽節間，因此凡動用的什物，一色都是齊全的，不同往日。少時，賈母等出來。賈母坐一乘八人大轎，李氏，鳳姐兒，薛姨媽每人一乘四人轎，寶釵，黛玉二人共坐一輛翠蓋珠纓八寶車，迎春，探春，惜春三人共坐一輛朱輪華蓋車。然後賈母的丫頭鴛鴦，鸚鵡，琥珀，珍珠，林黛玉的丫頭紫鵑，雪雁，春纖，寶釵的丫頭鶯兒，文杏，迎春的丫頭司棋，繡桔，探春的丫頭侍書，翠墨，惜春的丫頭入畫，彩屏，薛姨媽的丫頭同喜，同貴，外帶著香菱，香菱的丫頭臻兒，李氏的丫頭素雲、碧月，鳳姐兒的丫頭平兒、丰兒、小紅，并王夫人兩個丫頭也要跟了鳳姐兒去的金釧，彩雲，奶子抱著大姐兒帶著巧姐兒另在一車，還有兩個丫頭，一共又連上各房的老嬤嬤奶娘并跟出門的家人媳婦子，烏壓壓的占了一街的車。賈母等已經坐轎去了多遠，這門前尚未坐完。這個說：“我不同你在一處”，那個說“你壓了我們奶奶的包袱”，那邊車上又說“蹭了我的花兒”，這邊又說“碰折了我的扇子”，咭咭呱呱，說笑不絕。周瑞家的走來過去的說道：“姑娘們，這是街上，看人笑話。”說了兩遍，方覺好了。前頭的全副執事擺開，早已到了清虛觀了。寶玉騎著馬，在賈母轎前。街上人都站在兩邊。將至觀前，只聽鐘鳴鼓響，早有張法官執香披衣，帶領眾道士在路旁迎接。賈母的轎剛至山門以內，賈母在轎內因看見有守門大帥并千里眼，順風耳，當方土地，本境城隍各位泥胎圣像，便命住轎。賈珍帶領各子弟上來迎接。鳳姐兒知道鴛鴦等在後面，赶不上來攙賈母，自己下了轎，忙要上來攙。可巧有個十二三歲的小道士兒，拿著剪筒，照管剪各處蜡花，正欲得便且藏出去，不想一頭撞在鳳姐兒怀裡。鳳姐便一揚手，照臉一下，把那小孩子打了一個筋斗，罵道：“野牛肏的，胡朝那裡跑！”那小道士也不顧拾燭剪，爬起來往外還要跑。正值寶釵等下車，眾婆娘媳婦正圍隨的風雨不透，但見一個小道士滾了出來，都喝聲叫“拿，拿，拿！打，打，打！”

賈母聽了忙問：“是怎麼了？”賈珍忙出來問。鳳姐上去攙住賈母，就回說：“一個小道士兒，剪燈花的，沒躲出去，這會子混鑽呢。”賈母聽說，忙道：“快帶了那孩子來，別唬著他。小門小戶的孩子，都是嬌生慣養的，那裡見的這個勢派。倘或唬著他，倒怪可怜見的，他老子娘豈不疼的慌？”說著，便叫賈珍去好生帶了來。賈珍只得去拉了那孩子來。那孩子還一手拿著蜡剪，跪在地下亂戰。賈母命賈珍拉起來，“叫他別怕。問他幾歲了。”那孩子通說不出話來。賈母還說”可怜見的”，又向賈珍道：“珍哥兒，帶他去罷。給他些錢買果子吃，別叫人難為了他。”賈珍答應，領他去了。這裡賈母帶著眾人，一層一層的瞻拜觀玩。外面小廝們見賈母等進入二層山門，忽見賈珍領了一個小道士出來，叫人來帶去，給他幾百錢，不要難為了他。家人聽說，忙上來領了下去。

賈珍站在階磯上，因問：“管家在那裡？”底下站的小廝們見問，都一齊喝聲說：

“叫管家！”登時林之孝一手整理著帽子跑了來，到賈珍跟前。賈珍道：“雖說這裡地方大，今兒不承望來這麼些人。你使的人，你就帶了往你的那院裡去，使不著的，打發到那院裡去。把小么兒們多挑幾個在這二層門上同兩邊的角門上，伺候著要東西傳話。你可知道不知道，今兒小姐奶奶們都出來，一個閒人也到不了這裡。”林之孝忙答應“曉得”，又說了幾個“是”。賈珍道：“去罷。”又問：“怎麼不見蓉兒？”一聲未了，只見賈蓉從鐘樓裡跑了出來。賈珍道：“你瞧瞧他，我這裡也還沒敢說熱，他倒乘涼去了！”喝命家人啐他。那小廝們都知道賈珍素日的性子，違拗不得，有個小廝便上來向賈蓉臉上啐了一口。賈珍又道：“問著他！”那小廝便問賈蓉道：“爺還不怕熱，哥兒怎麼先乘涼去了？”賈蓉垂著手，一聲不敢說。那賈芸，賈萍，賈芹等聽見了，不但他們慌了，亦且連賈璜，賈瑞，賈瓊等也都忙了，一個一個從牆根下慢慢的溜上來。賈珍又向賈蓉道：“你站著作什麼？還不騎了馬跑到家裡，告訴你娘母子去！老太太同姑娘們都來了，叫他們快來伺候。”賈蓉聽說，忙跑了出來，一疊聲要馬，一面抱怨道：“早都不知作什麼的，這會子尋趁我。”一面又罵小子：“捆著手呢？馬也拉不來。”待要打發小子去，又恐後來對出來，說不得親自走一趟，騎馬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賈珍方要抽身進去，只見張道士站在旁邊陪笑說道：“論理我不比別人，應該裡頭伺候。只因天氣炎熱，眾位千金都出來了，法官不敢擅入，請爺的示下。恐老太太問，或要隨喜那裡，我只在這裡伺候罷了。”賈珍知道這張道士雖然是當日榮國府國公的替身，曾經先皇御口親呼為“大幻仙人”，如今現掌“道錄司”印，又是當今封為“終了真人”，現今王公藩鎮都稱他為“神仙”，所以不敢輕慢。二則他又常往兩個府裡去，凡夫人小姐都是見的。今見他如此說，便笑道：“咱們自己，你又說起這話來。再多說，我把你這胡子還撏了呢！還不跟我進來。”那張道士呵呵大笑，跟了賈珍進來。

賈珍到賈母跟前，控身陪笑說：“這張爺爺進來請安。”賈母聽了，忙道：“攙他來。”賈珍忙去攙了過來。那張道士先哈哈笑道：“無量壽佛！老祖宗一向福壽安康？眾位奶奶小姐納福？一向沒到府裡請安，老太太氣色越發好了。”賈母笑道：“老神仙，你好？”張道士笑道：“托老太太萬福萬壽，小道也還康健。別的倒罷，只記挂著哥兒，一向身上好？前日四月二十六日，我這裡做遮天大王的圣誕，人也來的少，東西也很乾淨，我說請哥兒來逛逛，怎麼說不在家？”賈母說道：“果真不在家。”一面回頭叫寶玉。誰知寶玉解手去了才來，忙上前問：“張爺爺好？”張道士忙抱住問了好，又向賈母笑道：“哥兒越發發福了。”賈母道：“他外頭好，裡頭弱。又搭著他老子逼著他念書，生生的把個孩子逼出病來了。”張道士道：“前日我在好幾處看見哥兒寫的字，作的詩，都好的了不得，怎麼老爺還抱怨說哥兒不大喜歡念書呢？依小道看來，也就罷了。

”又歎道：“我看見哥兒的這個形容身段，言談舉動，怎麼就同當日國公爺一個稿子！”說著兩眼流下淚來。賈母聽說，也由不得滿臉淚痕，說道：“正是呢，我養這些兒子孫子，也沒一個像他爺爺的，就只這玉兒像他爺爺。”

那張道士又向賈珍道：“當日國公爺的模樣兒，爺們一輩的不用說，自然沒赶上，大約連大老爺，二老爺也記不清楚了。”說畢呵呵又一大笑，道：“前日在一個人家看見一位小姐，今年十五歲了，生的倒也好個模樣兒。我想著哥兒也該尋親事了。若論這個小姐模樣兒，聰明智慧，根基家當，倒也配的過。但不知老太太怎麼樣，小道也不敢造次。等請了老太太的示下，才敢向人去說。”賈母道：“上回有和尚說了，這孩子命裡不該早娶，等再大一大兒再定罷。你可如今打聽著，不管他根基富貴，只要模樣配的上就好，來告訴我。便是那家子窮，不過給他幾兩銀子罷了。只是模樣性格兒難得好的。”

說畢，只見鳳姐兒笑道：“張爺爺，我們丫頭的寄名符兒你也不換去。前兒虧你還有那麼大臉，打發人和我要鵝黃緞子去！要不給你，又恐怕你那老臉上過不去。”張道士呵呵大笑道：“你瞧，我眼花了，也沒看見奶奶在這裡，也沒道多謝。符早已有了，前日原要送去的，不指望娘娘來作好事，就混忘了，還在佛前鎮著。待我取來。”說著跑到大殿上去，一時拿了一個茶盤，搭著大紅蟒緞經袱子，托出符來。大姐兒的奶子接了符。張道士方欲抱過大姐兒來，只見鳳姐笑道：“你就手裡拿出來罷了，又用個盤子托著。”張道士道：“手裡不干不淨的，怎麼拿，用盤子洁淨些。”鳳姐兒笑道：“你只顧拿出盤子來，倒唬我一跳。我不說你是為送符，倒象是和我們化布施來了。”眾人聽說，哄然一笑，連賈珍也掌不住笑了。賈母回頭道：“猴兒猴兒，你不怕下割舌頭地獄？”鳳姐兒笑道：“我們爺兒們不相干。他怎麼常常的說我該積陰騭，遲了就短命呢！”

張道士也笑道：“我拿出盤子來一舉兩用，卻不為化布施，倒要將哥兒的這玉請了下來，托出去給那些遠來的道友并徒子徒孫們見識見識。”賈母道：“既這們著，你老人家老天拔地的跑什麼，就帶他去瞧了，叫他進來，豈不省事？”張道士道：“老太太不知道，看著小道是八十多歲的人，托老太太的福倒也健壯，二則外面的人多，氣味難聞，況是個暑熱的天，哥兒受不慣，倘或哥兒受了腌臢氣味，倒值多了。”賈母聽說，便命寶玉摘下通靈玉來，放在盤內。那張道士兢兢業業的用蟒袱子墊著，捧了出去。

這裡賈母與眾人各處游玩了一回，方去上樓。只見賈珍回說：“張爺爺送了玉來了。

”剛說著，只見張道士捧了盤子，走到跟前笑道：“眾人托小道的福，見了哥兒的玉，實在可罕。都沒什麼敬賀之物，這是他們各人傳道的法器，都願意為敬賀之禮。哥兒便不希罕，只留著在房裡頑耍賞人罷。”賈母聽說，向盤內看時，只見也有金璜，也有玉玦，或有事事如意，或有歲歲平安，皆是珠穿寶貫，玉琢金鏤，共有三五十件。因說道：“你也胡鬧。他們出家人是那裡來的，何必這樣，這不能收。”張道士笑道：“這是他們一點敬心，小道也不能阻擋。老太太若不留下，豈不叫他們看著小道微薄，不象是門下出身了。”賈母聽如此說，方命人接了。寶玉笑道：“老太太，張爺爺既這麼說，又推辭不得，我要這個也無用，不如叫小子們捧了這個，跟著我出去散給窮人罷。”賈母笑道：“這倒說的是。”張道士又忙攔道：“哥兒雖要行好，但這些東西雖說不甚希奇，到底也是幾件器皿。若給了乞丐，一則與他們無益，二則反倒遭塌了這些東西。要舍給窮人，何不就散錢與他們。”寶玉聽說，便命收下，等晚間拿錢施舍罷了。說畢，張道士方退出去。

這裡賈母與眾人上了樓，在正面樓上歸坐。鳳姐等占了東樓。眾丫頭等在西樓，輪流伺候。賈珍一時來回：“神前拈了戲，頭一本《白蛇記》。”賈母問“《白蛇記》是什麼故事？”賈珍道：“是漢高祖斬蛇方起首的故事。第二本是《滿床笏》。”賈母笑道：“這倒是第二本上？也罷了。神佛要這樣，也只得罷了。”又問第三本，賈珍道：“第三本是《南柯夢》。”賈母聽了便不言語。賈珍退了下來，至外邊預備著申表，焚錢糧，開戲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寶玉在樓上，坐在賈母旁邊，因叫個小丫頭子捧著方才那一盤子賀物，將自己的玉帶上，用手翻弄尋撥，一件一件的挑與賈母看。賈母因看見有個赤金點翠的麒麟，便伸手拿了起來，笑道：“這件東西好象我看見誰家的孩子也帶著這麼一個的。”寶釵笑道：“史大妹妹有一個，比這個小些。”賈母道：“是雲兒有這個。”寶玉道：“他這麼往我們家去住著，我也沒看見。”探春笑道：“寶姐姐有心，不管什麼他都記得。”林黛玉冷笑道：“他在別的上還有限，惟有這些人帶的東西上越發留心。”寶釵聽說，便回頭裝沒聽見。寶玉聽見史湘雲有這件東西，自己便將那麒麟忙拿起來揣在怀裡。一面心裡又想到怕人看見他聽見史湘雲有了，他就留這件，因此手裡揣著，卻拿眼睛瞟人。只見眾人都倒不大理論，惟有林黛玉瞅著他點頭兒，似有贊歎之意。寶玉不覺心裡沒好意思起來，又掏了出來，向黛玉笑道：“這個東西倒好頑，我替你留著，到了家穿上你帶。”林黛玉將頭一扭，說道：“我不希罕。”寶玉笑道：“你果然不希罕，我少不得就拿著。”說著又揣了起來。剛要說話，只見賈珍賈蓉的妻子婆媳兩個來了，彼此見過，賈母方說：“你們又來做什麼，我不過沒事來逛逛。”一句話沒說了，只見人報：“馮

將軍家有人來了。”原來馮紫英家聽見賈府在廟裡打醮，連忙預備了豬羊香燭茶銀之類的東西送禮。鳳姐兒聽了，忙赶過正樓來，拍手笑道：“噯呀！我就不防這個。只說咱們娘兒們來閒逛逛，人家只當咱們大擺齋壇的來送禮。都是老太太鬧的。這又不得不預備賞封兒。”剛說了，只見馮家的兩個管家娘子上樓來了。馮家兩個未去，接著趙侍郎也有禮來了。于是接二連三，都聽見賈府打醮，女眷都在廟裡，凡一應遠親近友，世家相與都來送禮。賈母才後悔起來，說：“又不是什麼正經齋事，我們不過閒逛逛，就想不到這禮上，沒的驚動了人。”因此雖看了一天戲，至下午便回來了，次日便懶怠去。鳳姐又說：“打牆也是動土，已經驚動了人，今兒樂得還去逛逛。那賈母因昨日張道士提起寶玉說親的事來，誰知寶玉一日心中不自在，回家來生氣，嗔著張道士與他說了親，口口聲聲說從今以後不再見張道士了，別人也并不知為什麼原故，二則林黛玉昨日回家又中了暑：因此二事，賈母便執意不去了。鳳姐見不去，自己帶了人去，也不在話下。

且說寶玉因見林黛玉又病了，心裡放不下，飯也懶去吃，不時來問。林黛玉又怕他有個好歹，因說道：“你只管看你的戲去，在家裡作什麼？”寶玉因昨日張道士提親，心中大不受用，今聽見林黛玉如此說，心裡因想道：“別人不知道我的心還可恕，連他也奚落起我來。”因此心中更比往日的煩惱加了百倍。若是別人跟前，斷不能動這肝火，只是林黛玉說了這話，倒比往日別人說這話不同，由不得立刻沉下臉來，說道：“我白認得了你。罷了，罷了！”林黛玉聽說，便冷笑了兩聲，“我也知道白認得了我，那裡象人家有什麼配的上呢。”寶玉聽了，便向前來直問到臉上：“你這麼說，是安心咒我天誅地滅？”林黛玉一時解不過這個話來。寶玉又道：“昨兒還為這個賭了幾回咒，今兒你到底又准我一句。我便天誅地滅，你又有什麼益處？”林黛玉一聞此言，方想起上日的話來。今日原是自己說錯了，又是著急，又是羞愧，便顫顫兢兢的說道：“我要安心咒你，我也天誅地滅。何苦來！我知道，昨日張道士說親，你怕阻了你的好姻緣，你心裡生氣，來拿我煞性子。”原來那寶玉自幼生成有一种下流痴病，況從幼時和黛玉耳鬢廝磨，心情相對，及如今稍明時事，又看了那些邪書僻傳，凡遠親近友之家所見的那些閨英闈秀，皆未有稍及林黛玉者，所以早存了一段心事，只不好說出來，故每每或喜或怒，變盡法子暗中試探。那林黛玉偏生也是個有些痴病的，也每用假情試探。因你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，只用假意，我也將真心真意瞞了起來，只用假意，如此兩假相逢，終有一真。其間瑣瑣碎碎，難保不有口角之爭。即如此刻，寶玉的心內想的是：“別人不知我的心，還有可恕，難道你就不想我的心裡眼裡只有你！你不能為我煩惱，反來以這話奚落堵我。可見我心裡一時一刻白有你，你竟心裡沒我。”心裡這意思，只是口裡說不出來。那林黛玉心裡想著：“你心裡自然有我，雖有‘金玉相對’之說，你豈是重這邪說不重我的。我便時常提這‘金玉’，你只管了然自若無聞的，方見得是待我重，

而毫無此心了。如何我只一提‘金玉’的事，你就著急，可知你心裡時時有‘金玉’，見我一提，你又怕我多心，故意著急，安心哄我。”

看來兩個人原本是一個心，但都多生了枝葉，反弄成兩個心了。那寶玉心中又想著：“我不管怎麼樣都好，只要你隨意，我便立刻因你死了也情願。你知也罷，不知也罷，只由我的心，可見你方和我近，不和我遠。”那林黛玉心裡又想著：“你只管你，你好我自好，你何必為我而自失。殊不知你失我自失。可見是你不叫我近你，有意叫我遠你了。”如此看來，卻都是求近之心，反弄成疏遠之意。如此之話，皆他二人素習所存私心，也難備述。

如今只述他們外面的形容。那寶玉又聽見他說”好姻緣”三個字，越發逆了己意，心裡干噎，口裡說不出話來，便賭氣向頸上抓下通靈寶玉，咬牙恨命往地下一摔，道：“什麼撈什骨子，我砸了你完事！”偏生那玉堅硬非常，摔了一下，竟文風沒動。寶玉見沒摔碎，便回身找東西來砸。林黛玉見他如此，早已哭起來，說道：“何苦來，你摔砸那啞吧物件。有砸他的，不如來砸我。”二人鬧著，紫鵑雪雁等忙來解勸。後來見寶玉下死力砸玉，忙上來奪，又奪不下來，見比往日鬧的大了，少不得去叫襲人。襲人忙赶了來，才奪了下來。寶玉冷笑道：“我砸我的東西，與你們什麼相干！”

襲人見他臉都氣黃了，眼眉都變了，從來沒氣的這樣，便拉著他的手，笑道：“你同妹妹拌嘴，不犯著砸他，倘或砸坏了，叫他心裡臉上怎麼過的去？”林黛玉一行哭著，一行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，可見寶玉連襲人不如，越發傷心大哭起來。心裡一煩惱，方才吃的香薷飲解暑湯便承受不住，”哇”的一聲都吐了出來。紫鵑忙上來用手帕子接住，登時一口一口的把一塊手帕子吐濕。雪雁忙上來捶。紫鵑道：“雖然生氣，姑娘到底也該保重著些。才吃了藥好些，這會子因和寶二爺拌嘴，又吐出來。倘或犯了病，寶二爺怎麼過的去呢？”寶玉聽了這話說到自己心坎兒上來，可見黛玉不如一紫鵑。又見林黛玉臉紅頭脹，一行啼哭，一行氣湊，一行是淚，一行是汗，不胜怯弱。寶玉見了這般，又自己後悔方才不該同他較證，這會子他這樣光景，我又替不了他。心裡想著，也由不的滴下淚來了。襲人見他兩個哭，由不得守著寶玉也心酸起來，又摸著寶玉的手冰涼，待要勸寶玉不哭罷，一則又恐寶玉有什麼委曲悶在心裡，二則又恐薄了林黛玉。不如大家一哭，就丟開手了，因此也流下淚來。紫鵑一面收拾了吐的藥，一面拿扇子替林黛玉輕輕的扇著，見三個人都鴉雀無聲，各人哭各人的，也由不得傷心起來，也拿手帕子擦淚。四個人都無言對泣。

一時，襲人勉強笑向寶玉道：“你不看別的，你看看這玉上穿的穗子，也不該同林姑娘拌嘴。”林黛玉聽了，也不顧病，赶來奪過去，順手抓起一把剪子來要剪。襲人紫鵑剛要奪，已經剪了幾段。林黛玉哭道：“我也是白效力。他也不希罕，自有別人替他再穿好的去。”襲人忙接了玉道：“何苦來，這是我才多嘴的不是了。”寶玉向林黛玉道：“你只管剪，我橫豎不帶他，也沒什麼。”

只顧裡頭鬧，誰知那些老婆子們見林黛玉大哭大吐，寶玉又砸玉，不知道要鬧到什麼田地，倘或連累了他們，便一齊往前頭回賈母王夫人知道，好不干連了他們。那賈母王夫人見他們忙忙的作一件正經事來告訴，也都不知有了什麼大禍，便一齊進園來瞧他兄妹。急的襲人抱怨紫鵑為什麼驚動了老太太，太太，紫鵑又只當是襲人去告訴的，也抱怨襲人。那賈母，王夫人進來，見寶玉也無言，林黛玉也無話，問起來又沒為什麼事，便將這禍移到襲人紫鵑兩個人身上，說”為什麼你們不小心伏侍，這會子鬧起來都不管了！”因此將他二人連罵帶說教訓了一頓。二人都沒話，只得聽著。還是賈母帶出寶玉去了，方才平服。

過了一日，至初三日，乃是薛蟠生日，家裡擺酒唱戲，來請賈府諸人。寶玉因得罪了林黛玉，二人總未見面，心中正自後悔，無精打采的，那裡還有心腸去看戲，因而推病不去。林黛玉不過前日中了些暑溼之氣，本無甚大病，聽見他不去，心裡想：“他是好吃酒看戲的，今日反不去，自然是因為昨兒氣著了。再不然，他見我不去，他也沒心腸去。只是昨兒千不該萬不該剪了那玉上的穗子。管定他再不帶了，還得我穿了他才帶。”因而心中十分後悔。

那賈母見他兩個都生了氣，只說趁今兒那邊看戲，他兩個見了也就完了，不想又都不去。老人家急的抱怨說：“我這老冤家是那世裡的孽障，偏生遇見了這麼兩個不省事的小冤家，沒有一天不叫我操心。真是俗語說的，‘不是冤家不聚頭’。幾時我閉了這眼，斷了這口氣，憑著這兩個冤家鬧上天去，我眼不見心不煩，也就罷了。偏又不嚥這口氣。”自己抱怨著也哭了。這話傳入寶林二人耳內。原來他二人竟是從未聽見過”不是冤家不聚頭”的這句俗語，如今忽然得了這句話，好似參禪的一般，都低頭細嚼此話的滋味，都不覺潸然泣下。雖不曾會面，然一個在瀟湘館臨風灑淚，一個在怡紅院對月長吁，卻不是人居兩地，情發一心！

襲人因勸寶玉道：“千萬不是，都是你的不是，往日家裡小廝們和他們的姊妹拌嘴，或是兩口子分爭，你聽見了，你還罵小廝們蠢，不能体貼女孩兒們的心。今兒你也這麼

著了。明兒初五，大節下，你們兩個再這們仇人似的，老太太越發要生氣，一定弄的大家不安生。依我勸，你正經下個氣，陪個不是，大家還是照常一樣，這麼也好，那麼也好。”那寶玉聽見了不知依與不依，要知端詳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上一回　回目录　下一回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